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蔡侯鬚考







王人聰








1955年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了一批青銅器，這批青銅器中有一部分的銘刻上出現有蔡侯鬚三字，末一字一般隸定為鬚。鬚為蔡侯的名字，因此，器為蔡侯所作，這很容易肯定的。但是鬚究竟是何字？這位蔡侯是史籍上記載的哪一位蔡侯？卻是不易解決的問題。自蔡器出土以來，學者間從不同的角度對此字進行探索，提出了種種的解釋，迄今仍未有定論。這些說法，據我們所知，歸納起來有下列幾種：

1. 認為此字是產字的異文，是蔡聲侯的名字。¹
2. 認為此字從彡甫聲，隸定為縹，也即是縛字，而縛與朔諧韻通假，是蔡成侯的名字。²
3. 推測可能是蔡元侯之名。³
4. 釋此字為繡，是蔡悼侯的本名，繡字六國時人誤讀為東，以後不知為何又變成了東國。⁴
5. 釋此字為廬字的異體，蔡平侯之名。⁵
6. 認為此字當是《說文》繡的古文，又或是《說文》的卵字，卵從彡從卯，卵為《說文》卵之古文，古音樂、亂、卵相同，而小篆卵與申字形近易混，所以《史記·蔡世家》昭侯名申的申字，當是卵字之誤。⁶
7. 認為此字與縹字形近，即縹字，或者是昭侯之名。⁷
8. 釋此字為角聲的繁體，縹從角聲，而蔡昭侯申的申字，古音讀如電，電與角聲近，可以通用，因此蔡昭侯本名縹，典籍作申，係用借字。⁸










1 郭沫若：《由壽縣蔡器論到蔡器的年代》，《考古學報》1956，1期。
 2 史樹青：《對五省出土文物展覽中幾件銅器的看法》，《文物參考資料》1956，8期。
 3 李學勤：《談近年新發現的幾種戰國文字資料》，《文物參考資料》1956，1期。
 4 唐蘭：《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
 5 見唐蘭：《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中所引商承祚先生說。又，游壽、徐家聲：《壽縣蔡器銘文與蔡侯史事》，《南京大學學報》1980，1期。
 6 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考古學報》1956，2期。
 7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序言中附錄。
 8 于省吾：《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古文字研究》第1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王人聰








9. 認為此字與曾侯乙鐘的 、 同為一字，是西周金文  字的變體， 讀為申，當為紳束之紳的古字，與蔡昭侯名申相符。並認為金文的  字是  的初文，其字當從田聲，田、陳音近，金文陳字從東，此字從田聲而又加“東”旁並不奇怪。⁹
10. 認為此字從系從苗，系與糸通用，故釋為縞字。蔡昭侯本名縞，被後人錯寫為申。¹⁰

以上所列十種說法，第 1 至第 7，于省吾先生在《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一文中，已曾一一加以辨析，認為不能成立，¹¹ 我們同意于先生的意見，這裏不再贅述。第 10 種將此字釋為縞，我們認為是缺乏根據的。從字形來看，此字並不從苗，同時縞與申，不論在聲韻或字形上都迥然有別，既不能通假，也無由形譌。第 8 種是于先生的意見，我們認為也難成立。因此字非從  聲，而且  與電、申二字，聲母不同，只憑韻部相近，說其通假，亦無確證。第 9 種是裘錫圭、李家浩二位先生的意見，我們基本同意這一說法。但在對此字形體演變的分析上，我們不同意他們所說的  是  的初文， 是紳的古字。其次裘、李認為金文陳字從東，這也是不對的。金文陳字從  非從東，作從東的是  的簡化。現在我們試從形音義三方面對此字再作分析。

在古文字資料中，此字有以下幾種不同的形體：

- a.  (毛公鼎) b.  (蔡侯缶) c.  (曾侯乙鐘下一 2)
- d.  (曾侯乙鐘下二 4) e.  (戰國私印)
- f.  (余  殷) g.  (陳侯因資敦) h.  (《說文》)¹²

以上諸式字，雖繁簡有別，但其結構的基本成分相同，實為一字。它們的演變關係應是 a 式為初文，b、c、d 三式是由 a 式孳乳的繁體，f、g 二式為 a 式的簡體，e 式為 c 式之簡化，h 式為 a 式之變體。

從 a 式分析，可知此字從  從 ， 為聲符。在字形演變過程中，所從之  可省作 ，亦可省作系，同意無別。右旁的  字從田得聲，《說文》有“束申”字，束申為束申之變體¹³，其實就是  字的形譌。束申，《說文》云：“擊小鼓引樂聲也，從申束聲”。朱駿聲指出：“按此字從東申聲，《說文》無東部，故附申部，束非聲也”¹⁴。申，審母三等字，古讀如田，與田音近通用，《書·君奭》“申勸寧王之德”（按寧王為

⁹ 裘錫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說明》，《音樂研究》1981，1 期。又，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一文之注⑩，《文物》1978，3 期。

¹⁰ 馬叔鳴：《縞字考》，《安徽文博》1981，1 期。

¹¹ 同註（8）。

¹² c、d 二式字見湖北省博物館：《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文釋文》所附圖版，《音樂研究》1981，1 期，h 式字見《說文解字》，其餘見高明：《古文字類編》。

¹³ 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春官·大司馬》註文。

¹⁴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坤部》。

文王之誤），《禮記·緇衣》作“田觀文王之德”。小徐本《說文》申字下云“申，讀若引”，《周禮·春官·大師》“令奏鼓申”，鄭司農曰：“申，讀若導引之引”，引為喻母四等字，古音喻四歸定，引古讀亦如田，《詩·周頌·有瞽》“應田縣鼓”，《周禮·春官·大師》鄭注引作“應申縣鼓”，由此可證朱駿聲說申申聲是正確的。申與田音近通用，東與東則因形近而譌，是知東申為東之譌字。今既知東從田聲，而罍字從東，亦從田聲，是可以無疑的。

東字亦可寫作東，古文字從田從土每無別，齊陳之陳，金文作東，從土。史稱陳公子完奔齊以國為氏，《史記》作田氏，田陳音近相通。¹⁵由此可知金文東字所從之東聲與東音同，實為一字。《說文》謂陳字從申聲，“陳，古文陳”，申古讀如田，申聲也即是田聲，陳與東亦為同字。東、東同為一字，王國維早就曾指出，他說：“罍字金文中屢見，其字從角從東。東疑古東字，古從土之字亦或從田，如封邦一字，而或從土作東，或從田作東（此二字上從申皆申之譌），則東亦可作東。罍從角從東，殆即《說文》種字。陳侯因甯敦‘邵練高且’已從糸作，蓋由罍變練，由練變種。《說文》糸部，‘種，增益也’。增益之誼正與諸彝器罍字誼合”。¹⁶王國維此處對罍、練、種三字演變關係的分析，是很正確的。正如陳字可作陳，又可作陳¹⁷即是很好的例證。因此，練、種是罍字的兩種不同寫法，一為罍字的省畧，一為罍字的變體，絕無可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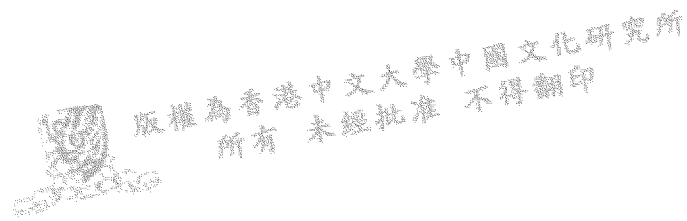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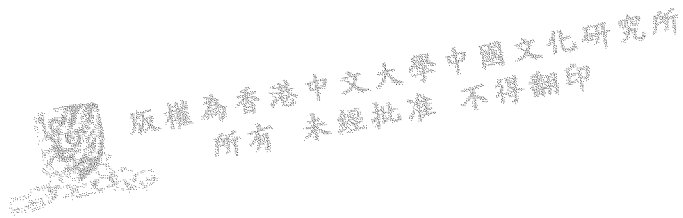
從以上的分析，前揭諸式字的形音已很清楚，下面再考察其字義。a式字見毛公鼎，銘文全句是“今余唯罍先王命”，罍讀申，《爾雅·釋詁》：“申，重也”。《儀禮·士昏禮》“申之以父母之命”與此文例相同。b式字見蔡侯缶，為人名。c式d式字，見曾侯乙鐘，全句是“安賓之才（在）楚號為坪皇，其在罍（或罍）號為遲則”，此字與楚字對文，知為國名，當即申息之申。e式字見戰國私印，為人名。f式字見余甗，全句是“余甗作寶甗”，亦為人名。g式字見陳侯因甯敦，全句是“其雌（惟）因甯揚皇考，甗練高且（祖）黃畜（帝）”，甗即紹，《說文》云“繼也，甗，古文紹”。善鼎“今余唯罍先王命（命）”，甗練即罍。《國語·晉語》“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甗練義同紹續。h式字見《說文》，“種，增益也”，增益與重、繼，義亦相因。從以上的驗證，可知讀罍為申，在各句的文義上並無窒礙。

罍可讀為申，但並不一定是申的古字。申，《說文》云“大帶也”，大帶是其本義，大帶用以束身，引伸為申束。可是在金文中，尚未見有罍字作大帶解的。罍與申是否完全同義，需待研究。其次，申字也訓申束，《淮南子·道應訓》“約車申

¹⁵ 錢大昕：《古音類隔之說不可信》，《十駕齋養新錄卷五》。

¹⁶ 王國維：《毛公鼎銘考釋》，《觀堂古金文考釋》。

¹⁷ 參見高明：《古文字類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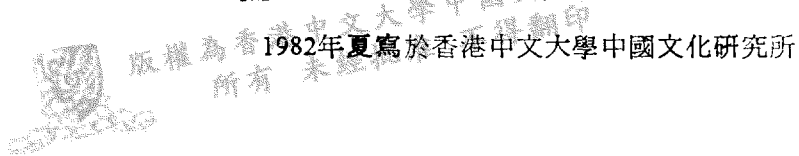


• 1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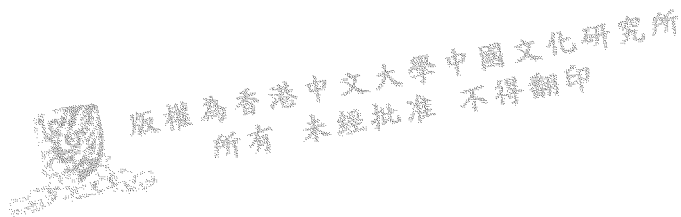
王 人 聰

轅”，高誘注：“申，束也”。再如前揭 c、d 二式句例中，𠄎、𠄎亦通申，據此也未嘗不可說𠄎是申的古字。因此，在例證未充之前，似可不必先作此推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蔡昭侯本名𠄎，為𠄎之繁體，𠄎從𠄎聲，亦即從田聲，田、申音近相通，《史記·蔡世家》昭侯名申，用的是通假字。蔡侯墓出土的銅器羣中，銘文有蔡侯𠄎三字的，是蔡昭侯所作之器。



1982年夏寫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n the Name of the Marquis of Ts'ai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ummary)

Wang Jan - chung

In 1955, a large number of important bronze vessels were unearthed in Shou hsien of An-hui 安徽壽縣. Among them were some with the inscription “蔡侯 ”. The graph “” is the name of the marquis of Ts'ai 蔡侯. But the identity of this marquis remained a question. In the ensuing two to three decades much was written or published by specialists putting forth various theories. However, there was no consensus.

The present author, as an epigrapher, writing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form, sound and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 has found that this graph is the complex form of the character “”, which appears frequently in bronze inscriptions. It is recorded in the *Shih chi* 史記, That the name of Ts'ai Chao Hou 蔡昭侯 was Shên 申, which is a loan for “”. He, then, concludes that these were, in fact, bronze belonging to Ts'ai Chao Hou.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